



京城

完结篇

刑狱司

季灵◎著

古风言情+侦探破案，堪比《簪中录》的推理言情小说
新晋人气作者季灵“古代三司”最新力作
《京城情报司》姐妹篇

全新推理言情小说《京城刑狱司》大结局！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京城

完结篇

刑狱司

季灵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京城刑狱司. 完结篇 / 季灵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229-11186-1

I. ①京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2691号

京城刑狱司(完结篇)

JINGCHENG XINGYUSI (WANJIEPIAN)

季 灵 著

责任编辑: 罗玉平 李 雯

责任校对: 郑 葱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×1000 1/16 印张: 15.75 字数: 345千

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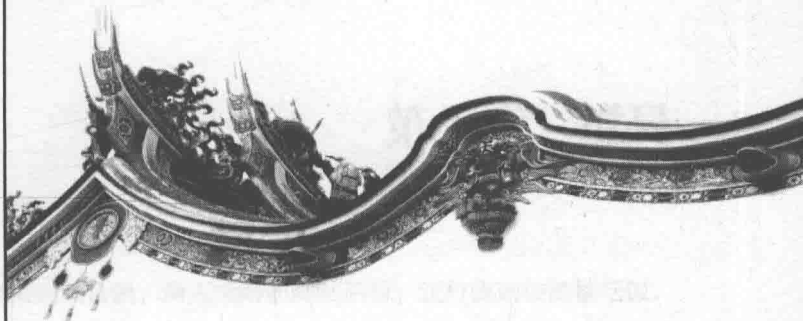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229-11186-1

定价: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

第1章	搅局	/1
第2章	枯骨墓园	/11
第3章	破窗小贼	/22
第4章	验骨	/31
第5章	作茧自缚	/41
第6章	错过	/51
第7章	路遇机关	/61
第8章	掳劫	/71
第9章	生气	/86
第10章	相许	/96
第11章	愤怒	/110
第12章	颠倒黑白	/121
第13章	巧舌如簧	/132
第14章	无疾而终	/142
第15章	羡慕嫉妒	/153
第16章	痴缠	/163
第17章	抓捕	/173
第18章	暴露	/182
第19章	翁婿	/192
第20章	事起	/202
第21章	往事如烟	/212
第22章	认女	/222
第23章	善恶终有报	/232
番外	浮世清欢，情长情长	/241

第1章 搅局

宋青沫与飞染一路驰骋来到八角镇，两人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正打算前往酒楼吃饭，就看到青石大街上人头攒动。

“大人，我们过去瞧瞧发生了什么事。”飞染贴起脚尖朝人群张望。

“你肚子不饿吗？”宋青沫一向不喜欢管闲事。

飞染摸摸肚子。她很饿，可是万一有案件发生呢？她劝宋青沫：“大人，上一次我被很多人围住，差点被陈五夫妻冤枉……幸好大人出现了……反正，我们过去看看吧！”

宋青沫不由得想到，对飞染而言，那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。他宠溺地笑了笑，点头说道：“好，我们过去看看。”

人群中，魏铭身穿布衣，狠狠一脚踹向抓着他裤脚哀哭的妇人，趾高气扬地嚷嚷：

“把你们县令叫过来，小爷可不是你等贱民惹得起的！”

这一声“贱民”，几乎把在场的百姓全都惹怒了。他的身后，十三四岁的少年同样身穿布衣，冷眼斜睨地上的妇人。

宋青沫一眼就认出，少年是甄彦行与顺昌长公主的独子甄山文，而瘫坐在地上哀哭的妇人正是当日诬陷飞染撞人的陈五老婆。

他悄然握住飞染的手，轻轻摇头，示意她少安毋躁。飞染脸上一热，急忙转过头去，再不敢看他，但她并没有挣脱他的手掌。

宋青沫得寸进尺，借着衣袖的掩护与她十指紧扣。飞染一阵心慌，心中却像吃了蜜糖似的，甜入心扉。

人群的中央，魏铭死死护着甄山文，脸色由白转青。他梗着脖子嚷嚷：“你们这帮刁民，竟敢堵了本少爷的去路。等你们县令来了，把你们统统抓去大牢关起来！”

陈五的老婆喘着粗气哀哭：“你们是杀人凶手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”说罢，她一副快要晕死过去的模样。

魏铭尖声叫嚷：“就算你死了，与我们何干！”他挺起胸膛，“我祖父是先皇亲封的侯爷，就算小爷杀了你，你又能奈我何！”

甄山文从未见过这样的泼妇。他轻轻扯了扯魏铭的衣袖，低声说：“魏六哥，不如给她些银子，把她打发了。”他环顾四周：“这里人这么多，我怕有人认出我们……你放心，回到京城，我立马把银子还给你。”

魏铭听到这话，心中暗暗叫苦。他们刚到八角镇，甄山文的钱袋子就被人偷了，而他身上只有几两碎银子。此刻，别看他表面上气势汹汹，心底虚得很，毕竟他不敢肯定，八角镇县令是否认识他或者甄山文。如果恰巧遇上一个没见过世面的老昏官，说不定把



他们当骗子投入大牢。

“大人，魏六少为什么这么狼狈？他身后那人是谁？不像是他的随从。”飞染低声询问宋青苾。

宋青苾不答反问：“你觉得他们撞着人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飞染摇头，仔细打量陈五的老婆，“她看起来像是受伤了，又好像没有。”她蹙眉，“上次就是她，想要骗我的银子。虽然她可能改邪归正了，但是师父说过，凡是骗过我的人，就不能再相信他们了。”

宋青苾表情一窒。如果飞染发现，他从一开始就在欺骗她……他不敢往下想，只能紧紧抓住她的手。

飞染眼见魏铭几乎变成千夫所指的罪人，他身后的少年眼中亦流露出惧色，她低声说：“大人，虽然这里不是京城，但是我们真的不管吗？”

宋青苾早有腹稿，低头在飞染耳边交代几句。飞染一边听，一边点头。片刻，她大步走向魏铭。

人群中，魏铭和陈五夫妻俩同时看到了飞染，他们全都愣住了。

飞染低头审视陈五的老婆。

陈五的老婆吓了一跳，几乎忘了哭泣

飞染拿出捕快令牌，扬声说：“我是衙门的捕快，这位大嫂受伤了，哪位是大夫，帮忙看一看，我这里有银子。”她晃了晃装满方糖的钱袋子。她不可说谎骗人，但是俞捕头教过她，办案的时候要懂得变通。

魏铭从乍见飞染的惊愕中醒悟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。他堂堂魏六少，不仅被眼前的小女捕扇过耳光，事后他想报仇，竟然被家人训斥了一通，最后只能打落牙齿活血吞。

陈五夫妻刚从大牢刑满释放。早前，他们得知王亮从甄山文身上偷得一沓银票，又看到甄山文与魏铭称兄道弟，于是决定讹诈他们。

飞染突然现身，让他们打起了退堂鼓。陈五的老婆干号几声，拍着胸口说：“刚才我只是一口气喘不上来，现在好多了……”

“陈家大嫂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飞染笑盈盈地问她。

“记得，记得。”陈五的老婆做贼心虚，急忙澄清，“我们现在是好人……”

飞染点头附和：“你们在大牢关了大半年，也该懂得凡事不可能不劳而获……”

“原来是个贼婆娘！”魏铭啐一口，“我就说嘛，马车压根没有撞着她……”

“魏六少，你有没有撞着陈家大嫂得大夫说了算。”飞染扣住陈五老婆的手腕，又问围观的百姓，“没人是大夫吗？诊金什么不会少的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魏六少是鼎鼎大名的‘京城四少’之一，堂堂乌衣子爵府的六少爷，一等一的金贵！”

魏铭听到这话，狐疑地打量飞染。

陈五的老婆讪笑着说：“我真的没事了，儿子还等着我回家呢！”

“不行。”飞染断然摇头，“魏六少，你应该已经派人去请吕县丞了吧？”

魏铭点点头。他出门一向都是前呼后拥，今天如果不是甄家大少爷心血来潮，他们怎么会只带着一名车夫，弄得这么狼狈！

“对了。”飞染朝魏铭身后看去，“这是哪位公子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六少爷的书童！”甄山文抢答。

“你是书童？”飞染打量他，又对魏铭说，“魏六少，你们是不是被人偷了银子？放心，吕大人是好官，一定会帮你们把银子追回来……”

“不用了！”甄山文又是一句抢白，“我们……我是说，我家少爷赶着回京，你帮我们把她拉开……”

“这可不行！”飞染义正词严，“如果你们的确撞了她，得赔她医药费，如果她想说你们的银子，你们就是证人，得去衙门作证。无论是哪一样，你们都不能走。”

“女侠，一场误会，真的是误会，你看，他们都不追究了。”陈五的老婆满脸堆笑，再没有半点受伤的样子。

“我是捕快，不是女侠。”飞染认真地纠正她，朗声说，“我家大人说了，律法可不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的，律法代表了皇上，难道你们敢违抗皇命？”她说得似是而非，可没人敢反驳她，毕竟谁也不想被她扣上对皇上不敬的罪名。

飞染看到大家哑口无言，微微扬起下巴。她扣下魏铭和甄山文，吆喝围观的百姓替陈五老婆请大夫，根本不给当事人说话的机会。

须臾，吕岐山及一众衙差匆匆赶来。飞染远远冲他打招呼：“吕大人，您来了。”

吕岐山看到她，表情微僵，赶忙上前回礼，眼角的余光掠过人群，寻找宋青沫的身影。

飞染指着魏铭介绍：“吕大人，这位是乌衣子爵府的六少爷和他的书童，他们的银子被人偷了。另外，陈家大嫂说，魏六少的马车撞了她。”

她简单地陈述了经过，正色说，“想必吕大人已经知道，我家大人后天就到。不如吕大人就用这两天的时间帮魏六少追回银子，再仔细查证，马车到底有没有撞到陈家大嫂……”

“没撞到，没撞到！”陈五的老婆吓得瑟瑟发抖，心里后悔极了。

“这么说来，你们又想讹人钱财？”飞染瞥她一眼，冲吕岐山说，“吕大人，今日幸好被我撞见，如果被我家大人看到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，堂堂八角镇县丞竟然连两个骗子都教化不了。”

吕岐山一听这话，差点就跪下了。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陶捕快，不知道宋大人有什么指示……”

飞染摇头回答：“什么指示不指示的，大人后天才到呢，吕大人只需按律法办事，尽心替魏六少追回银两就是。”

一旁，魏铭与甄山文低声嘀咕几句。魏铭对吕岐山说：“吕县丞是吧？我们没有丢



银子，是陶捕快误会了。至于这位大嫂，她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一切都是误会，说清楚就没事了，别耽误我们回京的行程。”

飞染听到这话，情不自禁勾起嘴角。她家大人怎么这么厉害，居然把魏铭想说的话猜得只字不差！

她按照宋青沫的叮嘱，摇着头说：“魏六少，你不能就这样回京。你看，你的马车又破又旧，马儿瘦骨嶙峋，天黑都走不到京城。如果你在半道发生什么事，可都是吕大人的责任。”

吕岐山顿时急了，立即吩咐手下下去子爵府送信，好声好气地请求魏铭在县丞衙门将就一晚。

魏铭恨不得插翅飞回京城，他惧怕飞染的拳头，甄山文更害怕事情闹大，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他们百般不愿意留在八角镇，奈何形势比人强，只能被吕岐山客客气气“请”回衙门。

至于陈五夫妻，再次被吕岐山抓回了衙门。夫妻俩为了将功赎罪，一五一十说出了王亮偷窃甄山文的经过。

吕岐山抓来王亮一审，不只搜出了大额银票，还在钱袋子上发现了长公主府的徽标。他如临大敌，一边派人去长公主府报信，一边像供奉神明一般保护甄山文和魏铭，生怕他们少了一根头发。

另一厢，飞染吃完午饭，缠着宋青沫追问：“大人，您怎么知道魏六少的银子被偷了？”

宋青沫没头没尾地说：“飞染，我上次就告诉过你，我们想要永远在一起，只能成亲……”

“我才不要成亲呢！”飞染慌忙打断他，“大人，你到底怎么知道，魏六少丢了银子？你不告诉我，我要生气了！”

宋青沫暗暗叹息，好声好气地解释：“你仔细想想，陈五的老婆想要什么，魏铭又想怎么样。”

飞染侧头想了想，恍然大悟：“我明白了。魏六少急着回京，陈五的老婆想要银子。如果魏六少有银子，一定会花钱了事，他们压根不会在大街上僵持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宋青沫点点头。

飞染高兴地问：“大人，您把魏六少困在县丞衙门，接下去我们是不是去调查，他们为什么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出现在八角镇？”她摩拳擦掌，眼神明明白白告诉宋青沫，她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听从他的吩咐。

宋青沫一点都不想知道，甄山文为什么出现在八角镇。“或许，他们只是出门秋游。”他随口回应，手指窗外说道，“你看，外面天气多好，正适合散步。”

“大人，你不会压根没打算调查吧？”飞染皱起眉头。

“那倒不是。”宋青沫敷衍一句，转而问她，“明天我们去拜祭你师父，你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陶妈妈都准备好了。”飞染很确信，陶氏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可她还是被宋青沫拉去街上准备祭祀用的东西。

就像宋青沫说的，外面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，凉风习习。两人并肩而行，飞染突然想到一件事，生气地说：“大人，前两天我们在街上巡视的时候，地上那条红艳艳的丝巾，你假装没看到，还是真的没看到？”

“什么丝巾？”宋青沫一时没反应过来，“你有红色的丝巾吗？”

“是侍郎府千金的丝巾。今天早上，捕头们都说，她想让大人帮她捡丝巾，所以我帮她捡起来的时候，她很不高兴。大人，你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样，觉得那位小姐很漂亮？”飞染一边说，一边酸溜溜地想，虽然我不及那位小姐弱质纤纤，楚楚可人，可是我比她长得高，我还会武功，会抓犯人。

一旁，宋青沫想起当日的情景，笑问：“怎么突然提起那件事？”

飞染气呼呼地嘟囔：“大家都说，侍郎千金长得那么漂亮，如果不是我抢先一步，大人一定会帮她把丝巾捡起来。”

宋青沫赶忙解释：“其实那天我比你先看到丝巾。不过，不管你会不会帮她把丝巾捡起来，我都会假装没看到。”

飞染顿时眉开眼笑，想想又觉得不对，追问宋青沫：“为什么要假装没看到？”

“很简单啊。”宋青沫不着痕迹地握住她的手，“你想啊，如果我帮她捡起来，她就有机会和我说话，然后我和她就认识了。我又不想娶她，为什么要认识她？”

这话的逻辑好像不对。飞染眨眨眼睛，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大人认识了她，就要娶她呢？我和大人也认识啊，我们认识五个多月了呢！”

“不对。”宋青沫摇头，“我们认识十多年了，是你把我忘了。”

“所以啊，明明是我们先认识的。”飞染嘟囔一句，侧头想了想，加重语气说道，“总之，以后如果再有丝巾、香囊之类的掉在地上，全都由我去捡，大人就继续假装没看到，说定了哦！”

宋青沫失笑，无奈地感慨：“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。”

飞染条件反射一般，低头看一眼自己的胸口。今日见到魏铭，她又想起当日在大街上遇到的那位大胸姐姐。她一直想和师父一样，可是师父却说，等她长大了，自然就师父一样了。她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？

“你在看哪里！”宋青沫敲了一下她的额头，目光不由自主顺着她的视线看去，心里一阵尴尬。

“我没有看哪里啊，大人，你干吗打我？”飞染捂住额头，一脸莫名其妙。她很想赶快长大，成为厉害的捕快，有什么不对吗？



宋青苾赶忙转移话题。两人一边逛，一边闲聊，很快到了晚上。

晚饭过后，飞染抱着一大摞小玩意找上宋青苾，笑眯眯地说，她打算和他分。她坐在宋青苾身旁，一件一件向他展示买回来的物件。

客栈的房间狭小，宋青苾的鼻子闻着她的发香，心猿意马。他知道，飞染半点没有撩拨他的意思，可他满脑子只想一亲芳泽，哪怕只是抱一抱她，或者拉一下她的手也是好的。

宋青苾猛地站起身。“天太热，我们去街上散步吧。”他打断喋喋不休的飞染，率先往外走。

“很热吗？”飞染看了看窗外。此时已经入秋，晚风凉飕飕的，哪里热了？她想要反驳，宋青苾已经跨出房门，她只能跟上他的脚步。

夜晚的八角镇空旷寂寥，压根看不到人影。弯弯的月亮悬挂在半空，宛若害羞的小姑娘，时不时躲藏在云朵后面。

“大人，你干吗走那么快！”飞染不满地抗议。

宋青苾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她。

飞染疾走几步，站在距离宋青苾三步远的地方打量他，关切地问：“大人，你怎么了，奇奇怪怪的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宋青苾笑了笑。他已经被夜晚的凉风唤醒了理智。“走吧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牵起她的手，低声感慨，“飞染，过完年你就十六岁了。”

“对呀，我十六岁，大人二十二岁。等我二十二岁的时候，大人都快三十岁了。”她在嫌弃他年纪大吗？宋青苾无言以对。

飞染浑然不知，自己又给她家大人会心一击。她抬头仰望天空，眉眼都是笑意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宋青苾的声音闷闷的。

“没什么，就是忽然觉得天空很大，一眼看不到边际。”她觉得自己的话怪怪的，笑着说，“我胡说八道的，大人不用理会我。”

宋青苾轻轻勾起嘴角，装出一本正经的模样反驳她：“天这么黑，哪里能看到天空，果然是胡说八道。”

“可以看到的。师父说，心有多大，就可以看得多远。”话音未落，她突然甩开宋青苾的手，大步跑向路边的合欢树，“大人，我最喜欢这棵合欢树了。以前每次下山，我总要过来看一眼。”她伸手触摸树干，“不知道这棵树是谁种的。”说罢，她高兴地绕着树干转圈。

宋青苾远远看着飞染，低声呢喃：“你忘记了吗？我答应过你，替你种一棵合欢树。”

半晌，月亮又躲去了云朵后面。宋青苾看不清她，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围着树干旋转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……他恍惚想起，小时候的她总是这样围着他转。十多年来，他没有一刻忘记她。不知不觉中，她早就深入他的骨髓，成为他的一部分。

她早就是他的一部分，他们注定属于彼此。

他疾步走向飞染，抓住她的手腕，把她拽入怀中，低头吻上她的唇。

飞染猝不及防在惊愕中闭上眼睛。不同于上一次的蜻蜓点水，这一次的他仿佛想把她吞噬。她慌乱又紧张，不知道是否应该推开他。

他的唇齿带着只属于他的气息，他的手臂紧紧搂着她的腰，他的手指抚过她的脸颊，让她的心一阵阵发抖。她全身软绵绵的，再也使不出半分力气，只能依偎着他。

绵长的深吻，空气仿佛已经凝固。飞染快要喘不过气了，可是她一点都不觉得讨厌，反而满心欢喜。

许久，宋青苾气喘吁吁地呢喃：“南方有一个传说，凡是在合欢树下相许的情人，一辈子都不会分开。飞染，我喜欢你，我心悦你，你呢？”

飞染点点头。

宋青苾追问：“告诉我，你喜欢我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飞染低头不敢看他。

宋青苾得寸进尺，捧着她的小脸要求：“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心悦我。”

飞染的眼睛水汪汪的，双颊冒着热气。她的视线无处躲藏，只能抬头看他，他的眼睛漆黑如墨又炙热如火。她心慌意乱，羞意难忍，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，又舍不得推开他。

“告诉我，你也喜欢我。”宋青苾锲而不舍。

“我喜欢大人。”她的声音细若蚊蝇，她的尾音被宋青苾堵在了喉咙内。

她确实喜欢他。她无法描述这种喜欢，也从来没有体会过此刻的甜蜜与欢喜。她踮起脚尖迎合他的动作。

宋青苾欣喜万分，隔靴搔痒一般的触摸再也无法满足他的渴望，他的手掌从她的衣襟滑入她的中衣。他的指尖才刚刚触及她的肌肤，她按住他的手背。

“不可以。”飞染认真地摇头，“师父说过，不可以在别人面前脱衣裳。”

宋青苾有些迷茫。她双颊酡红，眼睛水汪汪的，就像朝露下的花瓣，又似诱人的红苹果。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着她。

“不可以的。”飞染再次摇头，态度坚决。

宋青苾回过神，用力拥抱她，把她的头按在自己胸口。他竟然失控了。他如此珍视她，他居然在大街上拥吻她，情不自禁想要她。虽然街上空无一人，可这毕竟是大街上。她是即将与他相携一生的人，他应该用心珍惜她。

他捧起她的脸颊，看着她的眼睛说：“飞染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我们成亲吧。”

“我不要成亲！”飞染用力摇头。

宋青苾呆住了。他错愕地问：“为什么？你不是说，你也喜欢我吗？”

“我喜欢大人，但是我不要成亲。”飞染再次摇头。

夜很深，树叶在夜风中沙沙作响。



宋青沫听不到周围的声响，只是怔怔地注视她。他问：“飞染，你知道什么是成亲吗？”

“知道啊。”飞染不安地动了动身体。

“别动！”宋青沫轻呼。

飞染不敢妄动，可是树干又硬又冷，他的胸膛炙热滚烫，她仿佛置身冰火两重天。她低声抗议：“这样，我很不舒服。”

“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不愿意和我成亲。”宋青沫追问。

飞染咬住嘴唇，轻轻摇头。以前她无法忍受别人碰触她，哪怕只是碰到她的指尖都不可以，可是她家大人这样抱她亲她，她都不觉得难受，会不会只要对象是他，成亲也没有师父说的那么可怕？

她不知道答案，不敢贸然回答，恼怒地轻斥：“大人，你快放开我！”

“飞染，我要知道原因。”宋青沫同样态度坚决。

飞染娇蛮地拒绝：“没有原因，反正就是不能成亲！”

“飞染！”宋青沫快疯了。他不想强迫她做任何事，但是如果她无缘无故拒婚，他不排除把她绑上花轿的可能性。不过他是文明人，比较崇尚先礼后兵。

“飞染，”他的语气轻柔缓和，带着迷人的暧昧，“像刚才那样，现在这样……只有成亲了才可以……”

飞染脱口而出：“既然不可以，那大人以后都不要亲我……”

“不可能！”宋青沫斩钉截铁地摇头，“我的意思，我亲过你，抱过你，这辈子你只能嫁给我。”

“我武功很高的。”飞染垂下眼睑，耳根通红。其实她想说，如果她不愿意，别人胆敢碰她一下，她一定把那人打死。

转念间，她又想起那条红丝巾，还有那些总是盯着她家大人猛瞧的千金小姐。她抬起头，气鼓鼓地说：“大人不可以亲别人，就连手指都不可以碰一下，不然我会很生气的，再也不理你了。”

宋青沫失笑，又是高兴又是无奈。男女之情本来就是自私的，独占欲也是爱情的一部分。

“飞染，这辈子我只会牵你的手，只会亲你一个人，像这样——”他轻啄她的嘴唇，“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我想娶你，一辈子和你在一起。如果你不愿意和我成亲，至少得告诉我原因。”

月亮再一次拨开云朵，月光透过合欢树的枝叶洒在他们身上。

飞染很感动。她的父母不要她了，师父也离开了她。只有他愿意永远和她在一起。

她呆呆地注视月光下的他，情不自禁伸手触碰他的脸颊。她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好漂亮，还有一股莫名的熟悉感。这些日子，不管她高兴或者不高兴，他都在她身边。



他说，他亲她因为他喜欢她。她也喜欢他，是不是表示，她也可以亲他？

飞染没有问他。她勾住他的脖子，踮起脚尖，闭着眼睛贴上他的嘴唇。

刹那间，宋青沫的脑子一片空白。他能清楚地感觉到她的青涩与胆怯，但她努力学着他的动作。她动作轻柔，就像是轻盈的羽毛撩拨他的心脏。他更加坚信，她同样喜欢着他。

他用力抱紧她，五指陷入她的发丝。他忘情地吸吮她的嘴唇，撬开她的牙齿与她缠绵纠葛。他们仿佛两团火焰，想要燃尽彼此，又像滚烫的火山熔岩，试图将对方融化。

第二天一早，飞染迷迷糊糊睁开眼睛。她蓦然想起昨晚的情景，吓得睁大眼睛，紧接着用力拉起被子蒙住自己的眼睛。

昨晚，她不只主动亲吻了他，还把自己憋得差点昏过去。他把她抱回客栈，替她脱下鞋子，盖上被子，临走还不忘亲吻她的额头。

飞染轻轻触碰自己的额头，那里似乎还残留着他的温度。

她抱着被子在床上滚了一圈，双手捂住发烫的脸颊。她觉得很丢脸，又觉得很幸福。

她在床上翻来滚去，直到芷兰催促她起床，她才坐起身，又怀疑自己的嘴唇是肿的，恨不得用帷帽遮住自己的脸。

早饭过后，马车踏着清晨的阳光驶向净心庵。众人直接去了息嗔师太墓前，陶妈妈麻利地摆上祭品，飞染给师太磕了头，跪在地上烧纸。

宋青沫想要上前祭拜师太，飞染听到他的脚步声，吓得跳了起来，指着他的鼻子大叫：“你不要过来！”

“飞染！”宋青沫很委屈。早上的时候，她都不愿意和他同桌吃饭。他知道，她又害羞了，可他爱极了她昨晚的热情，她压根不用害羞。

“飞染，我有话对你师父说。”他好言恳求。

“不管！”飞染蛮横地摇头，“我……”她一时词穷，忽然看到拴在树上的大白，高声嚷嚷，“你先去边上等一会儿，我要介绍大白给师父认识。”

“飞染！”宋青沫胸闷极了。相比一匹马，她不是应该先把他介绍给她师父吗？

飞染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不远处的空地：“你先去那边等着，我不叫你，你不准过来！”说罢，她跑过去拉扯大白的缰绳。

宋青沫摸了摸鼻子，默默站到一旁。

飞染偷瞄宋青沫的侧影，跪在息嗔师太坟前低语：“师父，他就是宋大人，是白姨的儿子。他说，他在小时候就认识我，可是我一点都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，是他找到害死师父的仇人。他是大好人，又聪明又厉害，我不用说话，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……”

她喋喋不休说了一大通好话，突然又不出声了。

大白嘶叫一声，甩了甩鼻子，仿佛在抗议飞染说谎，只字未提它。

飞染站起身，拍了拍大白的鼻子安抚它，对着墓碑说：“师父，我喜欢大人，我本



来打算报答了大人恩情，就回山上陪着师父，可是……大人让我留在京城，我也想待在大人身边，永远和大人在一起。师父，你会不会怪我？”

说到这，飞染的眼眶红了。一直以来，她的世界只有师父，只有净心庵那一小寸天空，现在她看到了外面的天空，有了喜欢的人，她不想回庵堂了。

她知道自己是被弃婴，只有师父不嫌弃她，所以她格外珍惜。现在她知道了，还有很多人喜欢她，她根本不需要为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难过。是她家大人让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，更广阔的天空。

“师父，我是不是很坏？”飞染的眼泪模糊了视线，“即便师父觉得我很坏，我还是想和大人在一起，不过我会经常回来探望师父的。”她深吸一口，擦去脸颊的泪水，“师父，抓坏人可有意思了。每次抓到一个坏人，我就会想，我用师父教我的武功，让坏人不可以再害人，救了很多好人……”

飞染再次偷瞄宋青沫，蹲在墓碑前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师父，大人长得可好看了，不过我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才喜欢他，也不是因为他经常带我吃好吃的……”

她侧头想了想，继续说：“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喜欢大人，反正大人和别人不一样……每当大人看着我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，在他眼里，我才是最重要的……每当那个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了，可心里又很欢喜……”

不远处，宋青沫听不到飞染说了什么，只看到她一会儿拉着缰绳，一会儿又去拍马鼻子。他自言自语：“她不会真的在介绍一匹马吧？”

片刻，他仿佛看到她正在擦眼泪，心中一紧。犹豫半晌，他悄悄走过去，隐约听到她信誓旦旦地说：“师父，我真的很喜欢当捕快，我要一辈子当捕快！”

宋青沫脚步略顿，心中暗忖：这就是她不愿意成亲的原因？

“大人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”飞染惊呼。

“你就那么喜欢当捕快？”宋青沫询问。

“是啊！”飞染毫不犹豫地地点头，心虚地移开视线，“现在轮到你了，我和大白过去那边。”她牵着大白马，慌慌张张跑开了。

宋青沫独自站在息嘤师太墓前，回头看一眼飞染。他低声陈述：“师太，如果飞染只是普通的弃婴，你不会特意在信上叮嘱母亲，把她嫁去南方吧？”

他再看一眼飞染，接着又道：“飞染很在乎自己被父母遗弃一事。我不知道你为何极力隐瞒她的来历，我只知道，不管她的父母是谁，未来她一定是我的妻子。”

他叹一口气：“师太，我真的不明白。飞染的生辰是三月十六，我仔细查过，十五年前的三月十六日前后，并没有权贵之家丢失女婴，京城也没有发生了不得的大事。如果她的父母只是普通人，你为何隐瞒她的身世？”

“不管怎么样——”宋青沫突然抬高音量，郑重地承诺，“不管飞染的父母是谁，会不会出现，我都会娶她为妻，一辈子爱护她，保护她。”

第2章 枯骨墓园

飞染与宋青荪祭拜过息嗔师太，一行人前往净心庵。

远远的，飞染看到庵堂的大门虚掩着。她朝大门跑去，芷兰已经先一步推开院门。原本井井有条的小院一片狼藉，花盆打碎了，树枝折断了，就连院子角落的水缸都被砸烂了，满院子都是水渍。

飞染满脸气愤，抬脚就要进去。宋青荪急忙拉住她，命令捕快在院子四周勘察。

不多会儿，捕快回禀，大门并没有被踹开的痕迹，北边的角门挂着铜锁，也没有损坏的痕迹。

飞染低声嘀咕：“难道是武功高强的人翻墙进去把花草拔了，再打破水缸？那个高手太无聊了吧？”

宋青荪联想到谋害息嗔师太的真凶，表情凝重。他对飞染说：“你和大伙儿在外面等着，我进去瞧瞧……”

“不行。”飞染断然摇头，“保护大人是我的职责。万一贼人就藏在哪个角落……”

宋青荪笑道：“放心，这是昨天的事，这会儿凶手早就走了。”

飞染狐疑地眨了眨眼睛，问道：“大人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昨天的事？”

宋青荪指着地上的水渍解释：“你看，水缸里面的水几乎流淌了大半个院子，这就说明水缸原本是满的。如今天气凉了，满满一缸水没有一整天的时间很难晒干。贼人把院子弄得一片狼藉，只是为了泄愤，不会在这里久留。”

“大人，你真厉害，不过我还是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。”飞染态度坚决。

宋青荪看到她一脸认真，心里竟然有几分高兴。他悄悄拉住她的手，吓得飞染赶忙甩开他，紧张地左顾右盼。

宋青荪轻笑，故意低头在她耳边说：“既然你坚持，我只能勉为其难应你，不过你只能走在我身后，而且不能乱碰东西，知道吗？”

“大人，你好好说话，不要靠这么近！”飞染粉颊嫣红。

宋青荪眼底的笑意更深了几分。他轻咳一声，故作正经地吩咐：“走吧，陶捕快。”他举步往前走。飞染亦步亦趋跟着他，果然不敢碰触任何东西。

两人在院子的回廊上走了十余步，宋青荪突然停下脚步。“你看那边的木槿。”他



没有继续解释，等着飞染凑近他。

“看什么？”飞染不疑有他，小脸几乎挨着他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。

宋青沫转过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亲了一下她的脸颊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飞染捂着脸颊跳开一大步，紧张地朝院子门口望去。幸好，捕快和侍卫们不敢朝他们张望。

宋青沫站直身体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正色说：“看木槿倒下的姿势。”

飞染蹙着眉头观察木槿。半晌，她大叫一声：“我知道了！木槿从两个方向倒下，破坏院子的很可能是两个人。”她自顾自比画了两个，双手模拟木槿倾倒的姿势。

宋青沫惊讶万分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不愧是他喜欢的人，果然很聪明。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先去存放贵重物品的屋子看看。”

飞染点点头，领着他推开一扇房门。

宋青沫抬头看去，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。他推测，这间书房应该是息唢师太平日用来抄写经书的地方，书架上的书一部分被搬到书桌上，一部分掉在了地上，整间屋子被严密地搜掠过一遍。

“真是太过分了，就连师父的经书都不放过。”飞染一脸愤懑，走到墙边拿下一幅画，蹲在地上叩击地砖。转眼间，她取出一块地砖，把画轴插入地砖下面的机关。

宋青沫只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书架摇晃了两下，缓缓移开，露出几级台阶。

飞染骄傲地说：“大人，师父很厉害吧，这是师父闲来无事造着玩的。”

宋青沫已经说不出话了。这个机关精巧又专业，息唢师太竟然懂得机关术？他很确信，他的母亲不会，也不知道息唢师太是布置机关的高手。

他跟着飞染步下台阶，再一次惊呆了。他以为飞染把裸钻当弹珠玩，最多就是蒋家被查抄之前，息唢师太偷藏了几件贵重物品。事实证明，他错了，息唢师太整整藏了三箱珠宝！

箱子大约二尺见方，用花梨木制成，面上雕着合欢花或者缠枝花，八个角上以纯银包裹，做工十分考究。

宋青沫随手打开箱子，里面装满了各式宝石，基本都是裸石。他问飞染：“你不是说，没有多少银子吗？”

“是没有多少啊！”飞染从大箱子背后费力地抱起一个木匣子，打开盖子展现在宋青沫眼前，“只有这么多银子。以前每次下山，师父都会给我五十两，那些银子被我带去京城了。”

宋青沫不知道如何接话。木匣子里装着一百两一个大元宝，他目测大概有三十多个吧。大元宝的下面铺满了金条，的确没有多少，才装了大半个匣子，呵呵。

飞染看到他默不作声，急忙向他解释：“大人，你是不是觉得箱子里的宝石很值钱？俞捕头告诉过我，你送我的粉钻耳环花了您好几个月的俸禄。箱子里这些宝石和耳环不

同，师父交代过，不能让别人知道，所以它们都不算银子，和地上的石头差不多。”

宋青苾很想告诉飞染，就算这些宝石是红货，拿去黑市贱卖，大概足够飞染锦衣玉食几十辈子。

他问飞染：“除了你和你的师父，还有别人知道这间密室吗？”

飞染想也没想，仰着小脸说：“除了我和师父，就只剩大人知道了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要我夸奖你，让我知道这个秘密吗？”宋青苾点了一下她的鼻尖。

飞染高声说：“大人，这个密室就连陶妈妈都不知道呢！”她的言下之意不言而喻。

宋青苾失笑。她不需要露出邀功似的表情，他也知道，她很信任他。他问：“那机关术呢？你也会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飞染摇头。

宋青苾安慰她：“不会没有关系，没必要学那个……”

未待他说完，飞染补充：“我只会解师父做的机关，不会做机关。”她依旧一脸纯真，仿佛对她而言，那只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根本不值一提。

宋青苾无言以对，说道：“我们出去吧。”

“好！”飞染点头。

两人拾阶而上，飞染锁上密室，宋青苾站在书房中央环顾四周。

“大人，你在看什么？”飞染好奇地东张西望。

“我在想，他们在找什么。”宋青苾轻抚下巴。

“难道不是找值钱的东西吗？”飞染学着他的样子抚摸下巴。

“你仔细看那些书册。”宋青苾手指书架旁的桌椅，“看到了吗？那些书不是被人从书架上扫落的，而是一本一本拿下来，仔细检查过的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飞染侧目。

“他们不是在找一本书，而是在找能够夹在书页里面的东西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上前，用食指在桌上的书封轻轻一扫，指腹立马沾染了一层灰尘。

他道：“这么厚一层灰，极有可能你们前脚刚离开庵堂，后脚就有人潜进来了。”

飞染惊问：“破坏院子的人和在这屋子里翻找东西的人是两批人马？！”

宋青苾走出房间环顾院落，轻轻点头。

“大人，你又想到了什么？”飞染追问。

宋青苾没好气地说：“没有。我不是神仙，掐指一算就能知道所有事情。”

“我知道大人不是神仙，可是大人真的很厉害。”飞染的脸上写满崇拜。

宋青苾微微一怔。他不需要她的崇拜，因为每当和她在一起，他越来越觉得，自己仅仅是普通人，有最平凡的七情六欲。不过她的崇拜又让他有些飘飘然。他问：“你仔细想想，庵堂有没有发生过特别的事？”